

文章编号: 1000-8934(2020)011-0026-06

DOI:10.19484/j.cnki.1000-8934.2020.11.006

自举法与简单知识问题

李锋锋

(湘潭大学 哲学系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人们都持有一些不知道知识来源的基础知识,但是以基础知识为依据并通过自举法进行推论会产生简单知识问题,即太过简单、容易地推导出非基础性知识。一些知识论者认为,只要自举法问题解决了,简单知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从而提出了限制知识、追踪理论、无规则循环与析取主义等解决方案。但通过批判性地考察这些解决方案可以发现,企图通过解决自举法问题来解决简单知识问题是徒劳的。

关键词: 基础知识; 自举法; 简单知识问题

中图分类号: B152 **文献标识码:** A

我们都持有一些“基础知识(basic knowledge)”,即通过感觉、记忆或归纳等方式获得但不知道其来源可靠性的知识。例如,我们通过触觉知道“杯中水是热的”,通过视觉知道“桌子是红色的”,却不知道此时的上述感觉是不是可靠的。柯亨(Stewart Cohen)认为,基础知识的存在导致我们太过简单地通过自举法(Bootstrapping)或闭合论证推导出其他非基础知识,这就是所谓的“简单知识问题(the Problem of Easy Knowledge)”⁽¹⁾⁽³¹¹⁾。它以基础知识为条件的,同时还取决于我们对下列知识标准的态度:

知道一个信念的来源是可靠的(KR: know a belief source is reliable):对S来说,一个潜在的知识来源K能够产生知识,仅当S知道K是可靠的。⁽¹⁾⁽³⁰⁹⁾

我们拒绝还是接受KR呢?

如果拒绝KR,就会使知识的获得太过简单了,即柯亨提到的简单知识问题。因为我们先于知道信念来源是不是可靠的,就已经允许此来源能够产生知识,就像我们通过色觉知道桌子是红色的,而根本没有考虑这一知识的来源即色觉是否可靠,所以过于简单地获得了知识。例如可靠主义就拒绝KR,“看到一张桌子因而知道它是红色的,对我来说,不用知道我的知觉过程是可靠的,我的知觉过程是可靠的就足够了”⁽¹⁾⁽³¹⁵⁾。

如果接受KR,就会陷入使知识不可能的两难困境:对于一个潜在的知识来源,如果我们事先不

知道它的可靠性,那么我们就无法从它那里获得任何知识;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利用此来源获得知识,我们又如何知道它是可靠的呢?我们都认为感觉是可靠的,所以通过用手摸一下水杯就知道杯中水是热的,通过视觉知道桌子是红色的等。但是,除非通过感觉已经知道了“水是热的”“桌子是红色的”,否则我们怎么能知道感觉的判断是不是正确的?知觉作为知识的来源是不是可靠的?可见,如果我们接受了KR,就会使我们陷入困境之中使知识成为不可能,受到怀疑主义的威胁。⁽¹⁾⁽²⁾

为了使知识不受怀疑主义的威胁,绝大部分知识论者拒绝KR原则,因而需要解决简单知识问题。当然,柯亨提出了两种简单知识问题,一种是通过自举法产生的,另一种是通过闭合原则产生的,本文主要讨论通过自举法产生的简单知识问题。接下来,本文首先呈现通过自举法产生的简单知识问题,随后会批判性考察已有的解决方案⁽¹⁾⁽³¹²⁻³¹⁶⁾,最后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简单知识问题的产生

柯亨所描述的由自举法产生的简单知识问题是这样的, Luca 根据“桌子看起来是红色的”就会认为“桌子是红色的”,同时, Luca 也会反省桌子看起

收稿日期: 2019-11-23

基金项目: 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认知运气视野下的知识论相关问题研究”(19YJC720017)。

作者简介: 李锋锋(1987—), 山东枣庄人, 哲学博士, 湘潭大学哲学系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当代西方知识论。

来到底怎么回事,于是就积累了大量的证据。第一次遇到桌子看起来是红色的,结果它是红色的;第二次遇到桌子看起来红色的,结果它是红色的;往后反复很多次,仍是如此,并且,没有出现桌子看起来红色的但结果桌子不是红色的情况。从这种认知过程中, Luca 就推定认为自己关于颜色的视觉是可靠的。柯亨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太简单了,从“桌子看起来是红色的”,反复几次就得出知识“我的视觉是可靠的”没有信服力,这样的推论是有问题的或差强人意的。⁽¹⁾³¹⁶⁻³¹⁸ 可将此 Luca 案例的推论简化如下:

- (1) 在 t_1 时,桌子看起来是红色的;
- (2) 在 t_1 时,桌子是红色的;
- (3) 在 t_2 时,桌子看起来是红色的;
- (4) 在 t_2 时,桌子是红色的;
- (5) 在 t_3 时,桌子看起来是红色的;
- (6) 在 t_3 时,桌子是红色的;
-

(7) 在每一个场合下,通过视觉形成的信念都是正确的;

因此,(8) 我的视觉是可靠的。

柯亨认为,简单知识问题的产生实际上是自举法应用的合理性问题,更进一步说就是过程可靠主义的合理性问题。早在柯亨提出上述案例之前,沃格尔(Jonathan Vogel)通过 Roxanne 案例提出了“自举法问题”,质疑了过程可靠主义。Roxanne 相信油压表所显示的内容,而不用知道油压表是可靠的。但是她经常看一看油压表,她不仅对油箱内有多少油形成了信念,还关注了油压表本身的情况。所以,当油压表显示“F”的时候,相信油压表显示“F”,而且还相信油箱是满的。把这些信念结合起来, Roxanne 相信:(9) 此种情况下,油压表显示 F 且油箱是满的。毫无疑问, Roxanne 据此形成知觉信念的这个知觉过程是可靠的。根据假设,她的信念即油箱是满的同样也是由可靠过程产生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否认 Roxanne 持有的(9)是可靠过程的产物。过程可靠主义者认为 Roxanne 是知道(9)的。沃格尔认为,从(9)我们就可得出一个逻辑结果:(10) 此种情况下,油压表显示的正确。Roxanne 知道如此,尽管她对于油压表的可靠性没有任何独立的信息,例如油压表是否损坏了或者要坏了,是否安装得合适等等。Roxanne 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了这些动作,在不同时间 t 她看了看油压表都显示 X,

从而形成信念:在 t 时,油压表显示 X 且油箱是 X。她据此知道,每一情况下油压表都是显示正确。通过归纳, Roxanne 得出结论:(11) 油压表一直都显示正确。可靠主义者一般会接受归纳论证是一个可靠的信念过程。所以他们承认从不同的信念如(10)到(11)的传递中是保留知识的。从(11)还可以加上 Roxanne 推论:(12) 油压表是可靠的。⁽³⁾⁶¹³⁻⁶¹⁵ 可将 Roxanne 案例的推论简化如下:

- (13) 在 t_1 时,油压表显示“F”;
- (14) 在 t_1 时,油箱是满的;
- (15) 在 t_1 时,油压表显示“F”且油箱是满的;
- (16) 在 t_2 时,油压表显示“F”;
- (17) 在 t_2 时,油箱是满的;
- (18) 在 t_2 时,油压表显示“F”且油箱是满的;
-
- (19) 在每一个场合下,油压表都显示正确;
- 因此,(20) 油压表是可靠的。

如果 Roxanne 知道油压表是可靠的,那么她就可以演绎推论并且形成信念“油箱是满的”的过程是可靠的,仅仅只需要再多一点演绎推论, Roxanne 就可知道她知道油箱是满的。这一特殊的确证程序,沃格尔称之为“自举法”,自举法似乎允许我们将许多通过可靠过程形成的信念称作知识。沃格尔“假定自举法是不合理的”, Roxanne 通过这个奇怪的推理不能建立知识(20),“自举法作为获得知识的方式之一的确是不恰当的”⁽³⁾⁶¹⁴。据此,沃格尔认为自举法在知识论中是一个有瑕疵的推论过程,以此来反对过程可靠主义。

“因为过程可靠主义许可了自举法的每个过程,所以根据沃格尔的观点,过程可靠主义一定是错误的。”而柯亨论证认为,自举法问题与简单知识问题不仅出现在过程可靠主义之中,还会出现在任何允许基础知识的理论即否认 KR 原则的知识论之中。⁽¹⁾³¹⁸ 简单知识问题是由自举法产生的,所以一些知识论者认为只要自举法问题解决了,简单知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批判性考察简单知识问题的解决方案

1. 柯亨限制知识的方案

柯亨根据索萨的观点,将知识划分为“动物性

知识(animal knowledge) ”与“反思性知识(reflective knowledge) ”: “人们对于自己的处境、自己的过去与独特体验具有动物性知识, 如果人们关于它们的判断与信念是对其影响的直接反映——例如通过知觉或记忆——很少或几乎不用反思或理解。”然而, “如果人们的判断或信念显示了不仅仅是这些对已知事实的直接反映, 而且还是对包括它们的信念与知识在内的所处的位置, 以及它们是如何发生的理解, 那么人们就具有反思性知识。”⁽⁴⁾²⁴⁰ 动物性知识仅仅需要一个人的信念追踪(track) , 而反思性知识更多地需要“意识到某人是如何知道的, 在某种程度上排除能力的不可靠性”⁽⁵⁾⁴²⁷。柯亨认为, 动物性知识与反思性知识在推论中的作用不同, “动物性知识不能单独地与自我知识相结合进行推论。”⁽¹⁾³²⁷ 例如在 Luca 案例中“桌子是红色的”作为动物性知识, 与自我知识即“桌子看起来是红色的”相结合进行推论, 得出结论认为视觉是可靠的, 柯亨认为这样的结合并不是“合法的(kosher) ”, 并不能产生知识。所以 Luca 并不知道他的视觉在这种情况下是可靠的。为什么动物性知识和反思性知识在推论中不能结合呢? 柯亨是这样说的, 动物性知识是“一种相当小程度的认知成就”⁽¹⁾³²⁶, 所以在推论中它的作用与反思性知识是不同的。

布莱克(Tim Black) 认为这个解决方案是有缺陷的, 因为在一些推论中, 动物性知识和反思性知识的结合却是合理、合法的。假设通过视觉我知道我把手指割破了, 再假设通过躯体感觉程序(somatosensory modality) 我知道它对我的感觉就如我刚割破手指。从直觉上看起来, 这个案例非常合理地假设了两种知识来支持第三种知识, 即对我的感觉就像我刚刚把手指割破了准确地表明了我刚把手指割破了。布莱克仔细分析了这个案例:

a. 通过视觉我知道我刚把手指割破。

此命题的内容是通过视觉表达的即我刚把手指割破。把此知识描述为动物性知识, 看起来非常合理, 因为我的信念“我刚把手指割破”就是对经验最直接的反应。所以, 我们可以认为:

b. 通过躯体感觉程序我知道, 对我的感觉就如我刚把手指割破。

作为反思性知识, 这一命题的内容是通过躯体感觉功能来表达的, 即对我的感觉就如我刚把手指割破。这就是柯亨关注的自我知识, 因为它表明了事物从知觉上对我来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的知识。

最后, 根据 a 和 b, 我们可以得到:

c. 我知道, 对我的感觉就如我刚把手指割破准确地表明了我刚把手指割破。

这就与柯亨的案例相吻合了: a 和 b 支持的知识关涉到“某物的表象是否具有一定的特点准确表明它具有此特点”, 而这正是自举法所必需的知识。然后, 在这个案例中, a 中的动物性知识单独地与 b 中的自我知识相结合来支持我知道“某物的表象具有一定的特点准确地表明了它确实具有此特点”⁽⁶⁾⁶⁰¹⁻⁶⁰³。

另外, 韦斯伯格(Jonathan Weisberg) 也提出了反例, Roxanne “知道油箱是满的”是反思性知识, 因为他知道油压表是可靠的, 从而才得出结论的, “所以限制动物性知识在推论中的作用并没有阻止自举法。”⁽⁷⁾⁶⁰¹

2. 劳什的追踪理论方案

劳什(Sherrilyn Roush) 认为在获得知识的方式上, 追踪理论优于过程可靠主义、安全性原则以及相关替代观点等。⁽⁸⁾³⁸ 所以, 他认为出现自举法问题的原因在于主体的“信念没能追踪到真理”⁽⁸⁾¹²¹。结合诺齐克的敏感性原则, 劳什认为, 如果油压表是不可靠的, Roxanne 可能仍然会相信它是可靠的, 因为与油压表的可靠性相比, 她没有倾向去核实任何关于油箱信息的来源, 也没有什么能激励她这样做, 因此她会认为油压表已经持续了一个长时间且无错误的记录, 所以, Roxanne 关于油压表可靠性的信念没有追踪到真理, 因而无法当作知识。

韦斯伯格认为此解决方案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 要解释 Roxanne 为什么没能知道油压表是可靠的。Roxanne 不能知道油压表是可靠的似乎是“内在性的”。当说一个人知道一个信念不会构成知识的时候, 他不应该相信, 如果这样的话, 追踪理论者也许可以利用 Roxanne 的外在性失败去追踪内在的事实。⁽⁷⁾⁵⁹⁹⁻⁶⁰⁰ 第二, “追踪理论面临众所周知的反例, 而处理这些反例会破坏追踪理论者解决自举法问题的能力。”先看索萨的一个反例: 我往公寓大楼的溜槽扔了一袋子垃圾, 并且设想它已经滑到底下了。实际上它确实滑到底下了, 但是如果它并没有滑到底下我也是不知道的, 它可能被什么卡住了我也没能发现什么不同。⁽⁹⁾ 我的信念即“袋子已经成功达到底部了”没有追踪真理, 但是它仍然构成知识, 特别是如果袋子被卡住了是相当少见的情形(假设它从没发生过)。劳什认为, 处理像这样的例子需要我们能够对

追踪理论的要求进行破例,允许从其他知识推论出的信念称作知识,即使这些信念并没有追踪到真理。而且在 Luca 案例中,信念(20)更是没有追踪真理,因为此信念所表达的真理正是我们需要确证的。如果按照追踪理论的话,我们违反了以下将要论述的沃格爾的无规则循环原则。

问题是允许这种破例会妨碍追踪理论解决自举法问题的能力。假如 Roxanne 知道保持长时间和无差错记录的油压表常常是可靠的,我们就可规定她追踪了真理。同样,根据追踪理论,她知道油压表保持了长时间无差错的记录;通过假设知觉和油压表都是可靠的,所以她的关于油压表的显示与油箱油量的多少的信念追踪了事实。因此,尽管她没能追踪关于油压表可靠性的事实,她能够从实际上追踪到的事情上演绎推论出油压表的可靠性,这看起来“糟糕透了”⁽⁷⁾⁶⁰⁰。

3. 沃格爾的无规则循环方案

沃格爾认为对推论性信念设定一个必要条件就会解决自举法问题,也就是一定要避免规则循环的推论:

无规则循环(NRC: No Rule Circularity): 认知规则 R 是可靠的这个信念是不能被 R 的应用所确证。也就是说,结论本身与支持此结论的任何信念都不能根据 R 的应用来确证。⁽¹⁰⁾⁵³¹

例如 Roxanne 在推论中应用了规则“信任油压表”得出结论油压表是可靠的。布鲁克纳(Anthony Brueckner)认为沃格爾的方案存在两个问题。第一,NRC 一旦发挥作用就超出了其本身的影响。按照 NRC,我们可以得出想要的结论即 Roxanne 不知道或不是确证地相信(20)。但是我们从 NRC 也可以推论出 Roxanne 不是确证地相信油压表显示 X。因为 Roxanne 相信“油压表显示 X”这个信念不仅是用来支持此论证的规则即相信油压表的可靠性,而且此信念所推定的确证性可以从规则的应用上派生出来。而按照 NRC 所说,这些信念都是非确证的。事实上,NRC 的目的是要在承认 Roxanne 不知道(20)前提下保护前提与结论之间所有信念的确证性,但事与愿违。第二,此解决方案在反自举法方面“并不比修正的可靠主义理论更具优势”,可靠主义可以轻松地效仿提出一个“非自举法”的条件来修正可靠主义从而来解决自举法问题。⁽¹¹⁾⁵⁹⁵⁻⁵⁹⁶

其实,从表面上来看,沃格爾的无规则循环解决方案拥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我们从上述两个

角度看到,它并不容易实现。在 Luca 案例中,日常经验生活中,视觉的可靠性完全依靠视觉经验来衡量的,如记忆,“在一个记忆游戏中表现得好,可以表明我有良好的记忆,即使我不得不使用我的记忆来衡量我的表现。”⁽¹²⁾⁵³⁰所以,此解决方案严重打击了知觉知识的地位与合理性。

4. 史塔里克的析取主义方案

史塔里克(Joshua Stuchlik)从析取主义角度对 Luca 案例与 Roxanne 案例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们之间是有差异的。按照普理查德(Duncan Pritchard)析取主义的观点,一个“真实的知觉经验”就是主体沉浸在知觉知识的范例中,与幻觉(hallucinations)、假象(illusions)这类的体验明显不同,他们主张真实的知觉经验为主体呈现或揭示了外界的实体;这些实体使得主体能够知道其外界的某些事实;之所以知道,是通过提供给主体的原因使其相信关于其外界确定的、通过反思可把握的事情的一些命题来实现的。真实的知觉经验具有内容,并将这些内容呈现或揭示给主体的意识,主体因而能够知道其周遭的某些事实。⁽¹³⁾例如,Roxanne 仅通过反思是无法弄清楚油压表的读数对于油箱油量的信念是可靠的根据,Luca 通过反思可以明白他的知觉状态对桌子颜色的信念是可靠的根据。这一差异在内在主义确证理论上是非常重要的。内在主义者认为,一个信念是确证的,从主体自身角度来讲,此信念绝不是一个运气性的。Roxanne 的关于油量的信念,按照内在主义的视角不是确证的,因为即使油压表实际上是可靠的,Roxanne 对此仍无证据。对比一下,通过反思,Luca 能够知道他的知觉状态对其信念来说是可靠的根据,这就是为什么说,从 Luca 的角度来讲,其信念为真不是一个意外或偶然。根据析取主义者的观点,Luca 可以拥有确证的信念,基于这一能力提供的内容,他的视觉是可靠的,只要他处在有利环境中,例如灯光不是异常状态且他没有理由相信灯光是异常的。他经历面前红色的桌子这一真实的知觉经验,就拥有反思上可理解的决定性理由来相信面前的桌子就是红色的。他通过知觉获得的知识,可以构成归纳解释论证的依据,来论证他的色觉能力是可靠的。⁽¹⁴⁾²⁶⁶¹⁻²⁶⁶³

史塔里克还认为,Luca 推论令人不满意是因为它不能确证他对结论的信念,这个解释令人无法接受,而应该这样解释,即他的推论“在辨析上是无法有效驳斥怀疑主义者”⁽¹⁴⁾²⁶⁶⁴。现在问题已经由简

单知识问题转变为对怀疑主义驳斥的问题上了,而析取主义对解决怀疑主义问题是强项。

这个方案面临的质疑是它回避了自举法问题。但本文认为,这不是析取主义理论可以有意为之的,因为自举法问题与简单知识问题具有差异性,所以在试图解决简单知识问题时,无法同时有效解决自举法问题也是合理的。

三、本文的观点与总结

通过以上对各种解决方案的考察可以看到,上述方案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但本文认可析取主义提出的简单知识问题与自举法问题的差异性。下面本文将从语境主义的观点出发论证 Luca 案例与 Roxanne 案例是有差异的,这就说明了企图通过解决自举法问题来解决简单知识问题是徒劳的。

内塔(Ram Neta)认为,当X提出假设,假设H是关于S在t时知道p的一个不可消除的对立可能性,在此情况(i)H意味着“S在t时不知道p”,且(ii)H与“S在t时知道p”对S来说在反省上是不可区分的。X提出了关于S在t时知道p的不可消除的对立可能性,在此情况下,X将此对立可能性看作一个理由来认作S的认知状态比没有不可消除的对立可能性时更差。也就是说,在不可消除的对立可能性的语境中,S的认知状态更差说的是人们对S进行知识归因的倾向更弱,更加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S不具有知识或其确证的知识不能称作知识。而在没有不可消除的对立可能性的情况下,相对来说S的认知状态要好一些,也就是说人们更加倾向对S进行知识归因。借此,内塔构建了语境转换的R原则。^{(15)189,〔16〕}

按照这一原则,在这个新的语境中,S的信念p根本就不能如实地被认为是得到合理确证的,因而就不能说是知识了。所以,通过提出S知道p的怀疑性的对立可能性,我们可以忠实地说S的信念p不能当作知识。⁽¹⁵⁾¹⁹⁹根据内塔的思想,假设Roxanne案例中关于(20)的不可消除的对立的可能性,即有一个小精灵,它总是影响着油压表的显示X与油箱内的油量是对应的,因为Roxanne没有对油压表和油箱进行过核查,所以她并不知道此种情况,所以她一直都认为油压表是可靠的。当我们再次提出(20)“Roxanne知道油压表是可靠的”时候就转换

到了受小精灵影响的语境中了,在此语境中Roxanne对(13)(14)(15)等基础知识的真值是不清楚的,Roxanne仅仅知道自己看到油压表显示的一个符号,不知道油箱里的油量是多少,对于油压表显示的符号与油箱内的油量具有什么关系也是不清楚的。因此,根据内塔的这一原则,在(20')的语境中,我们可以否认Roxanne知道(13)(14)(15)等基础知识,因而Roxanne对(20)也就不持有知识了。

Luca案例就不存在不可消除的对立可能性。有人可能会认为,难道Luca不可能受一个恶魔的影响从而知道自己的视觉是可靠的吗?按照内塔的语境主义思想,这个不是Luca案例中的不可消除的对立可能性,而是整体怀疑主义思想。在Roxanne案例的不可消除的对立可能性中提到的小精灵是局部怀疑主义思想,符合内塔的语境主义思想。所以,在没有不可消除的对立可能性的Luca案例中,人们更加倾向对Luca进行知识归因,这也完全符合人们的直觉。正如上述史塔里克提到的,通过反思,Luca能够知道他的知觉状态对其信念来说是可靠的根据,这就是为什么说,从Luca的角度来讲,其信念为真不是一个意外或偶然。根据析取主义者的观点,Luca可以拥有确证的信念,基于这一能力提供的内容,他的视觉是可靠的,只要他处在有利环境中,例如灯光不是异常状态且他没有理由相信灯光是异常的。他经历面前红色的桌子这一真实的知觉经验,他拥有反思上可理解的决定性理由来相信面前的桌子就是红色的。他通过知觉获得的知识,可以构成归纳解释论证的依据,来论证他的色觉能力是可靠的。

因此,自举法问题与简单知识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解决了自举法问题并不会自然地解决简单知识问题。

参考文献

- (1)Cohen S. Basic Knowledge and the Problem of Easy Knowledge[J].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002, 65 (2): 309-329.
- (2)Cleve J. Sosa on easy knowledge and the problem of the criterion [J].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11, 153 (1): 19-28.
- (3)Vogel J. Reliabilism Leveled [J].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00, 97 (11): 602-623.
- (4)Sosa E. *Knowledge in Perspective: Selected Essays in Epistemology*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5)Sosa E. Reflective Knowledge in the Best Circles [J]. *Journal of*

- Philosophy* ,1997 ,94 (8) : 410 – 430.
- (6) Black T. Solving the Problem of Easy Knowledge [J].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008 ,58 (233) : 597 – 617.
- (7) Weisberg J. The Bootstrapping Problem [J]. *Philosophy Compass* , 2012 ,7 (9) : 597 – 610.
- (8) Roush S. *Tracking Truth: Knowledge , Evidence , and Scienc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9) Sosa E. How must Knowledge be Modally Related to What is Known? [J]. *Philosophical Topics* ,1999 ,26 (1/2) : 273 – 284.
- (10) Vogel J. Epistemic Bootstrapping [J]. *Journal of Philosophy* , 2008 ,105 (9) : 518 – 539.
- (11) Brueckner A. Bootstrapping , evidentialist internalism , and rule circularity [J].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13 ,164: 591 – 597.
- (12) White R. Problems for Dogmatism [J]. *Philosophical Studies* , 2006 ,131 (3) : 525 – 557.
- (13) Pritchard D. *Epistemological Disjunctivism*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4) Stuchlik J. Epistemological disjunctivism and easy knowledge [J]. *Synthese* ,2015 ,192 (8) : 2647 – 2665.
- (15) Neta R. A contextualist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easy knowledge [J]. *Grazer Philosophische Studien* ,2005 ,69: 183 – 205.
- (16) 李锋锋. 语境主义对简单知识问题的解决 [J]. *哲学动态* ,2020 (4) : 117.

Bootstrapping and the Problem of Easy Knowledge

LI Feng – fe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 Xiangtan University , Xiangtan ,Hunan 411105 , China)

Abstract: One can hold basic knowledge without knowing its sources. However , the problem of accessible knowledge , obtaining the non – basic knowledge too easily , is derived from the bootstrapping based on basic knowledge. Some epistemologists claim that the problem of easy knowledge could be solved , as long as the bootstrapping problem is solved , and propose some solutions , such as restricting knowledge , tracking , no rule circularity and epistemic disjunctivism. But we find that solving the bootstrapping problem is not the key to the problem of easy knowledge by critically researching on these solutions.

Key words: basic knowledge; bootstrapping; the problem of easy knowledge

(本文责任编辑: 费多益 朱欢欢)